

三吳各勝誌 (二) (揚劍花)

學宮 在三元坊府學內，佔地七十畝宋代范文正公典鄉郡時捐造，相傳堪輿家云是地風水絕佳，後垂范自謫之范曰，與其私有，曷若蘇人共有之，因建此府學，自此三吳文風丕振，歷久勿替焉。

陳某先烈殉難紀念日。各界人士。舉行哀悼典禮。殊深崇也。昨聞吳縣。各該先烈幼時。與某君作野鴨之戲。陳某先烈。某君因於火中。遂不從容。草枯者火熾烈。某君。獨先烈從容。不迫。倒身滾於著火之草地。火被壓熄。破棺救友。見出。此甚比諸司馬君實之。破棺拯兒。同一智慧。可知非常之人。自有其卓卓異處也。

先烈著早卓成癖。常持一粗竹長烟管。一以老學究。於清末供職海上。立民報社。與某楚君合作。提倡革命。不遺餘力。日。楚君爲草草健兒。先烈以湘竹烟管抵地而笑曰。君作健兒。其亦知健兒之所謂爲乎。楚君曰。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。此是健兒事。他日君殺賊。我爲作露布文矣。先烈爲之大笑。先烈爲楚君。笑曰。謂此世間第一。統奇沈毅之君子。中國少一身先救國之英雄革命軍裏一貫激主義之哲人。蓋公私之愛。交互於胸。無怪其平日憤憤也。

先烈做時又有一趣史。一日開步於滬上洋涇浜間。青之洋涇浜。卽今之愛多。

天宮
孫因逃竄要路橋地。原係上海建立宅所。後擴闢天后。乃宋莆田林愿第六女。幼便異異。伊兒在海上海風飄飄。航海數目出神。遂放出生。在海上上履應靈。航海者拜稱之。遂立廟祀。明永樂間。封天妃。清康熙時。晉封天后。故天后宮亦名天妃宮。

虎邱山
虎邱山。出蘇城西北七十里。高一百三十尺。周一百六十餘畝。自晉代司徒王孫可。空王相。伊仲建山寺。以爲別墅。高人逸士亦多。隱于此。其相傳與王蘭開山上。葬幾十。精金上。得。以爲白虎踞跡上。因名虎阜。唐代慕太顯僧。改名名。武。化。洪楊劫後寺剝均燬。幸經山僧募款興復如舊。於今勿衰云。

斷髮殿
在虎邱一隅。殿爲清乾南巡時所飭造。期限急迫。查夜趕造。工匠配木料。時限既已。匠匠長稍。有異人指點。方得竣工。然中間已。越匠長稍。係兩接生而成。見虎阜志。

千步瀛生象贊
(子右任)
民主立報。爲革命軍。三才。開之夜雨。憶往復於平生。獨家先覺。滄海橫流。消。才。揮鞭。長念。憫情。

威風後人。落落江左。晚紅。晴窗。又弱一箇。發言抗。消。獨家先覺。滄海橫流。消。才。揮鞭。長念。憫情。

五〇六
(王)小逸

先別見之，怒不可遏，即趨前掌杖橫擗之。警察欲回執，先聲已響而奔去。警察不能越界捕人，祇能隔河鳴槍。不料華工亦乘間逃走，無如之何也。先烈膏以之告人，殊得宜云。

諷刺小說

八儂夫道

(一三)

(誇士陸)

柳仙認得，就是所謂的律師。能爲人治病，你沒有衛生局執照不殺喉嚨了幾拐仙無與阿仙相見之後，拐仙無從與何仙談官話，依舊與那律師談論法律，只依那律師說法，雙方訴訟已經進去吃力的半拉丹藥，也附差進去。怕將來還要請兒醫鑒定呢。拐仙道：明兒開庭，總要費心幫忙。那律師道：刑折生說問偵查這事，乃上列生說問偵查，開庭偵查。

爲人治病，你沒有衛生局執照不殺喉嚨了幾拐仙無從與何仙相見之後，拐仙無從與何仙談官話，依舊與那律師談論法律，只依那律師說法，雙方訴訟已經進去吃力的半拉丹藥，也附差進去。怕將來還要請兒醫鑒定呢。拐仙道：明兒開庭，總要費心幫忙。那律師道：刑折生說問偵查這事，乃上列生說問偵查，開庭偵查。

第三十事

恹恹奇出言驚四座
動機合意禍結三年

偶然說一句兩句話，也莫非是這禍才添了三年。菜多放了些多放了鹽，每送出一句，大家勉強一笑的倒像大家把一副真面目忘了帶出來。棹子四圍陳列着的全是假面目。這樣酒過數巡，外面報進來對李梅影時正站起門外轉進一個美艷動人的小姑娘來。衆人看時，正是袁玉樹的妹妹玉芝。玉芝有一層子人在內，倒是一笑，見了李梅影才笑道，我說是梅影姐姐，講實不信不誤，我來了李梅影道，媽不讓你去，怎麼又跑來了呢？玉芝進來的人，只說李小姐請，立刻齊着衣去樓裏說了。現在樓下多，誰知道小姐小娘，後來二丫陪了我，李梅影道，玉蘭姐，那也好，怎麼不進來？玉芝陪了二丫在門外應到姐姐說話聲音，他就回去了。李梅影影指看袁玉芝樹下邊的一個位，就叫玉芝坐，也跟玉芝斟了一杯酒，又把上的茶葉杯斟了一點下去。玉芝笑着吃喝起來，一邊吃，一邊隨臉瞧旁人，見旁人都是一文綢緞的，而且一個個都打量自己，玉芝將一塊白簪子咬了半口笑道：你們乾乾不吃，又都有了我。

(汪仲賢著)

意，在事實一方面須記得清楚，不要先發錯誤，隨口亂說，那病人在服你丹藥之後，經過幾位醫士診過，服過何國湯藥，請法院調查，只要希望前醫經過三三六法，診察他是危險重症，沒法治，那病人的責任就歸去了不少，不過還有一便利，對於你李先生怕不便利，妨他忙問何事，律師師道：「上海市開業中醫，都要先經市政府衛生局考試合格，給了開業執照，紙

第六回

雌虎鬧華堂梓櫻橫禍
冤禽葬醋海誤訂惡緣

章克剛說興道：「今天大功告成，真事沖沖，大奇話該快活才是，何以倒反傷心起來。華秋塘只是抽噎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章克剛道：「父母教訓不足為恥，兄弟我也是常受家父責罵，去年還被他打過一次。明天並無外人在座，大哥並末丟臉，他老人家教訓你一場，毋非想借此進人耳目而已。他是假的你何必認真呢？」華秋塘哭動了頭一時也，不知那裏來的許多眼淚不住的搖頭，就想要想開口說話，却又咽住，將腦袋伏在臂灣裏，哭一個暢快。章克剛不便叫小使進來，服伺住家外擠了一把握手出來。

五洲白蘭地
一領斷罪
售切處藥



命運的交

金 鋼 鑽 月 刊
第 八 期 出 版 了
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